

# 试论文学中的女性话语

## ——不仅为女性而言说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朱春飞\*

**摘要：**本文试图从话语的视角来解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两大女性主义流派的主要文学理论与批评，从而揭示：虽然这两大文学流派观点和关注的侧重点迥然不同，但都在探求构建一个以女性为出发点的文学王国。这两大文学流派的颠覆不仅为女性而言说，而且提供了认知的另一个可能性，启示着从多元的视角认知现象世界。

**关键词：**话语 女性 二元对立思维 构建

### 1. 何为文学中的女性话语

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的演变表明，“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已是一个大势所趋的走向。话语被视为意义的场所，主体构建的场所。从这层意义上看，语言已经不仅是反映世界的工具了。福柯认为，在一个事物进入话语之前，它谈不上是一个问题，也不具有可疑的地位。(丹纳赫，斯奇拉托&韦伯，2002：45)主体在话语流(discourse flow)和一系列话语事件(discourse events)中，不断地塑造自己，同时也被塑造着。因此，社会问题就归结于语言的问题。社会的变革也必须通过语言的变革来实现。(Fairclough, 1992)

本文借鉴了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艾琳·肖沃特对妇女文学发展时期的划分，定位于女性(female)话语，意指女性主体的发现与积极确立。笔者认为，虽然英美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在文学理念上各持己见，但在最终的归属上都是指向构建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话语，消解和颠覆以男性为唯一立足点的文学传统。这两大女性主义文学流派在文学领域里修正(revision)男性制造的文本与文学理论，寻求文学主体与意义的变革，阐发属于女性的一种声音，一种理解。据此，女性话语囊括了女子气、女性写作与理论构想、女性文学史的挖掘以及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

### 2. 女性主义者为何要构建女性话语

西方哲学理论一贯的倾向是一种以二分法思考的二元对立思维，例如男/女，文化/自然，理性/情感。(Bunnin&燕宏远，2002：733)雅克·德里达认为，大多数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一个区分或二元系统上建立起来的，其中的一方以牺牲另一方而占有特殊地位，这就是“阳根中心论”。

在这种认知视野下，妇女在文学中的形象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两种对立倾向。一种是女性形象走向两个极端：屋里的安琪儿和妖妇。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不是美丽、善良、单纯的白雪公主，就是心狠手辣、嫉妒成性的恶皇后；不是好女儿、好妻子、好朋友式的露西，就是报复心切、丧心病狂的得伐石夫人(《双城记》)。另一种就是将女性视为对立男性的他者，视为父权社会潜在的瓦解力量，不稳定因子——引诱亚当的夏娃，带给人世间无穷灾难的潘多拉，政变的罪魁祸首麦克白夫人等等。此外，男性话语又以一种“琐碎”(discursive)的方式，内化与投射女性的依附与边缘地位。比如，历史(history)是关于他的故事(his story)，母亲(mother)是他者(other)，男人(man)才是(human)。

\* 朱春飞(1980-)，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话语分析，文学；通讯地址：浙江杭州教工路336号华门双子座公寓B座601，编码：310012；电话：13777864029；E-mail: yxchunfei@hotmail.com.

女性就这样迷失在无语、失语的状态，因为这不是她的语言，她只是处在父权语境里。因此，她读不到属于自己的文本，其一，她们没有一双批判的眼睛，看不到男性文本中投射与强加的歧视与压迫，男性第一人称的叙事权威扭曲、压制和抹杀着女性经验；其二，女作家们无法给予女读者这样的文本。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较之于男作家，女作家遭受更深的作家焦虑。她们不仅要面对如何超越前人，而且还要冲破男性文本的束缚。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也谈及了女作家的创作窘境，“……在十六世纪，任何一位具有伟大天才的女性必定会发狂、自杀，或者在村外孤寂的茅舍中了却余生，半巫半魔，被人惧怕又被人嘲笑。”（伍尔夫，2000：108）这种阴影何尝不是笼罩着一代又一代的女作家？！

19世纪60年代，妇女积极参与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活动，争取平等的社会权益，却饱受来自男性“战友”们的性别歧视。这使得她们逐渐意识到，形式上的权利并不能完全改变妇女的地位。在女性主义各个流派不断涌现与兴起的语境下，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文学领域里的女性主义者在当时兴起的语言学转向的历史潮流中逐渐意识到在自身领域争取话语权的重要性，积极用不同的女性独特的视角来构建女性文学。

### 3. 女性文学话语的构建

笔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至今的历程，可以阐释为是在文学写作及理论与文本批评实践中建构女性话语。实质上，两大女性主义文学流派都是以不同的方式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并在文学领域里积极筹划出自身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

法国女性主义深受精神分析的影响，立足于精神分析，激进地颠覆“阳具中心说”，开创与实践着身体写作，影响深远。本文由于篇幅有限，仅以爱丽佳芮（Lucy Irigaray）、西克苏（Helene Cixous）和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三位法国女性主义文学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切入口，探讨她们的理论构想与文本写作。

西克苏和爱丽佳芮肯定了女性身体（生理）优越于男性，是多源性的源泉，是不可取代的自我资源。她们在符号学和结构、解构的理论规矩中，触动菲勒斯的权威，逾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寻求超越象征秩序的话语，激进地崇尚先锋派写作。西克苏倡导和实践“女性写作”，“妇女必须用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西苏，1992：188）她试图停留在前俄狄浦斯的想象界，拒绝进入男权世界的象征秩序，以此来消解男性经验的烙印。“一切皆逝，唯余词语。词语是我们通向世界的大门。”爱丽佳芮另辟蹊径，认为女性的生理形态属于中心扩散型，女性的愉悦是多元构成的非线性时间序列，由此引申出来不可界定的女性气质，这种“女性口吻”多元性的书写本身，就是对抗菲勒斯的清晰、明确和确定性。陶丽莫伊这样描述这种话语：她的语言恣意发挥，杂乱无章，使他无法在其语言中看清任何连贯的意义，……她只是在把自己同唠叨、感叹、半截秘密，或故弄玄虚的语句分开。当她回到原题时，又从另一个快乐或痛苦的角度重新开始。（莫伊，1992：188 - 189）

克里斯蒂娃不赞同这种把身体与书写混合在一起的话语构建模式，认为这不能从真正意义上成功地取得女性话语权。语言只有被主动性的主体占有和使用，意义才能够真正产生，也才能真正发挥其颠覆的功能。她质疑女性话语的存在，“这种语言（至少，句法）的存在很成问题，而且它显而易见的词法独特性比之性别/象征差异，也许更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克里斯蒂娃，1992：358）她认为，如果把女性的文本已经显示出来的确定意义放置在其他尚未显形的文本之间进行参考，就会发现受到语言控制的主体是在权力网络中被建构的。为了取得自己的发言权，应该细查先前的和当代的文本，肯定某些文本，并否定其他文本。

英美女性主义侧重实际，一方面挖掘与完善女性文学史，寻求女性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开拓女性文本阅读分析的理论，在经典文本中找寻女性形象，直面历史与读者群。

肖瓦尔特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使命就是在“奥斯丁峰、勃朗特崖、艾略特岭和伍尔夫丘”之类的“文学里程碑”之间做填充的工作。肖瓦尔特面向历史，习惯于把文本进行归纳和分类。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把十九世纪以来的女性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女人气—女权—女性”

(Feminine-Feminist-Female),重新发现了曾经风行一时,后来却销声匿迹的作家群体,在文本层面上构建起了女性的独特传统。

在追寻女性文学传统的同时,英美女性主义开始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再识。《阁楼里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一书是吉尔伯特与古芭所做的关于19世纪重要女作家的整体研究。研究发现,创作力被定义为阳性,女性的主导文学形象也因此成了男性想象力的产物。凯特·米莉特深入研究社会与文化背景,把社会、文化、历史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她的《性政治》从一个更高、更广的文化层面上进行了审视,在“女性形象”批评上成功地把文化批评与文学结合起来,解构男性作家的作品。她界定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尽管性统治目前在表现上呈现出无声无息的状态,但它仍然保持着也许是我们文化的最广泛的意识形态,并提供了最基本的权力观念。”(Millet, 1970: 25)她以大量事实证明,当今社会中的男性与女性从心理气质到性别角色,乃至社会地位等,其实都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一种后天的文化构成,这正如西蒙·德·波伏娃所指出的那样,“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才是女人。”(波伏娃, 1986: 23)

#### 4. 分析与结论

海德格尔认为,理解的本质是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的理解,理解不再被看作是一种认识的方法,而是看作“此在”的存在方式本身:“理解并非要对被领会的东西有所认知,而是把领会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海德格尔, 1987: 181)伽达默尔也认为:“谁理解,谁就知道按照他自身的可能性去筹划自身。”(伽达默尔, 1987: 335)

英美女性主义者和法国女性主义者在理解与构建女性为中心的文学王国方面是一致的。她(他)们突破了阳根中心论下的认知视角,自信而积极地寻求女性一个新视角,或是多元的视角。法国女性主义从精神分析视角切入,追求与崇尚先锋派写作,自信地张扬原本在父权制语境下被边缘化与无语化的女性身体,积极构建属于女性意义的文学文本与话语。英美女性主义以特定的女性主义视角为出发点,在浩瀚的文学世界里重新阐释权力网络下被扭曲的女性形象。

虽然法国女性主义女性倡导的先锋派写作与英美的女性主义者所建构的女性文学和传统存在着不足或是有待商榷,但法国女性主义和英美女性主义逾越了二元对立哲学思维,从女性的立场出发,筹划出自身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使得文学王国呈现出不同的图景。她们文学话语的表述、身体写作、女性文学史构建和女性形象的再识构成了话语流,每一篇评论文章,每一段文学史的填充,每一个形象的再识,都是以琐碎化的方式构建着女性文学,不仅启示着世人从不同的立足点去寻求对现象世界的多元认知,而且也启示着被压迫与边缘化的群体,如犹太人、少数人种等等,释放出自己的声音,积极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 参考文献:

1.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2. Millet, Kate. *Sexual Politics*[M].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25.
3. Bunnin, N. & 燕宏远等. 当代英美哲学概论(下册)[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733.
4. J.丹纳赫, T.斯奇拉托 & J.韦伯著. 刘谨(译). 理解福柯[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45.
5. 埃莱娜·西苏. 美杜莎的笑声[A].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88.
6.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翟世镜(译). 论小说与小说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108.
7. 伽达默尔. 洪汉鼎译. 真理与方法[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335.
8. 海德格尔. 陈嘉映、王庆节译.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181.
9. 陶丽·莫伊. 林建法等译. 性与文本的政治[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2: 188-189.
10. 西蒙·德·波伏娃. 第二性——女人[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23.
11.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妇女的时间[A].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358.

(责任编辑:李 锋、左燕红、周 化)